

雪
克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战斗的青春



战斗的青春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

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雪
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斗的青春/雪克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05-2

I. 战…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59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李 博

战斗的青春

Zhan Dou De Qing Chun

雪 克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3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905-2

定价 27.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一 离别	1
二 姐妹们	11
三 恼人的冲突	21
四 血战古洋河	28
五 劫后	32
六 逃出虎口	38
七 我们要战斗	45

第二章

一 第一次袭击	56
二 折磨	63
三 派遣	69
四 不灭的火	77
五 沉沦	84
六 难堪的会面	94
七 光荣的委托	102

第三章

一 裂痕	107
二 滹沱河边	115

三	喜重逢	120
四	心头恨	124
五	魔窟	129
六	同志之间	139
七	波折	146
八	虎穴除奸	151
九	难关	159

第四章

一	谈心	167
二	年轻的政委	173
三	午夜歌声	185
四	争论	195
五	纯洁的灵魂	205
六	陷阱	209
七	仇恨	214
八	奇怪的沉默	223

第五章

一	归来	234
二	恼火	241
三	致命的打击	246
四	狼窠	255
五	安慰	267
六	探母	275

第六章

一	阴谋	279
---	----------	-----

二	搏斗	287
三	就擒	296
四	逃脱	299
五	云开雾散	303

第七章

一	岳村遇险	314
二	归队	323
三	圈套	329
四	夜宿青纱帐	334
五	出击	340
六	热烈的心	348
七	快语通宵	357
八	狂欢之夜	365

第八章

一	残酷的考验	372
二	高村被围	378
三	夜走冰河	385
四	危险的宿营	391
五	转折点	401
六	智取韩庄	411
七	奇袭	421
八	复仇的怒火	426

第九章

一	快乐的雪夜	433
二	歌唱吧人们	444

三	爱情	453
四	母亲的心	458
五	疯狂的报复	463
六	抢救	475

第十章

一	引诱	480
二	谈判	486
三	活着是美好的	490
四	想念	496
五	钢铁的心	503
六	越狱	511
七	队伍在前进	520
八	胜利是我们的	523

第 一 章

一 离 别

西北风卷着滚滚黄沙，凶猛地怒吼着，扫过无边的田野，把碎枝落叶旋卷起来，向滹沱河南扑去。河水被疾风掀起浪花，急浪拍打着沙岸。夕阳被蒙在风沙后面，变得暗淡昏黄。呜呜的风声夹着远处传来的嗒嗒的机枪声和隆隆的炮声。青抗先的号角声，儿童团的哨子声，也在风暴里响着。

这时，一群妇女又说又笑地从哗哗山响的树林里，送出一个美丽的姑娘来。她穿着一身青色裤褂，左臂下夹着一个绿花格布文件包，挺着丰满的胸脯迎风走上长满白杨树的高坡。一阵狂风迎头扑来，把她刮得倒退了两步。她倔强地迎着大风走上了坡顶。大风刮起她那齐肩的黑发和衣襟，吹着她那晒得微黑的脸庞。她皱起漆黑细直的眉毛向前望着，好像有满腹心事。她是枣园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许凤，才在高村开了区委会议出来，按照分工到张村去坚持工作。她走着禁不住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敌人的“大扫荡”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突然来到。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好，就够人焦心的了。偏偏又添上一腔秘密的烦恼：她跟区委书记胡文玉的爱情一天比一天深，不知为什么，两人的冲突反而也越来越多的了。今天两人本来相约开完会一块儿走，想不到在会上为开

展挖地道的问题又争论起来，散会后，她找他谈话，他又很冷淡，她就赌气先走出来。走着心里还直劲生气，暗自说道：

“好像我就碰不得你了……”

今天区委会上，许凤怀着崇拜和热爱的心情听了胡文玉的关于反扫荡斗争的报告。胡文玉对形势是那么乐观。他传达了上级党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经他一发挥，就更加使人乐观了。虽然德、日法西斯仍在凶猛地 toward 苏联、向太平洋地区进攻，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日寇，大举向根据地进攻，但确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他的发挥，给人一个印象，仿佛不久就要把游击队正规化，准备反攻的样子。许凤听了他对区里全面工作的安排，是那么细致周密，都很同意，唯独在是否接受蠡县地道斗争的经验、立刻发动群众挖地道的问题上，他的意见却不能使许凤信服。胡文玉认为，这种经验地委只是通报了叫各地参考而已，县委也没有叫各区一律照办。特别是在这样大块根据地里，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挖地道。他逐条地批驳了许凤提的突击挖地道的意见，并且嘲笑说，地道这玩意儿纯粹是胆小的人弄出来的，只不过是逃避斗争，群众根本不赞成，所以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大多数委员因为胡文玉过去的威信高，对他的话比较相信，又看到几个试点村群众也不怎么积极，所以也就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有许凤不同意，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许凤哪里说得过他，两人红了脸僵持着。许凤看着小队指导员赵青。她明白只有赵青还能说服他。这赵青虽然新从县大队调来不久，但一来就给了人很好的印象。听说他过去曾经只身闯进某个义勇军独立旅，杀死那将要叛变的旅长，把这支将要投敌的队伍拉了过来。又听说他一参加八路军就把家里的土地分给农民，并和他的地主父亲断绝关系。这些都足够使人佩服了。特别是他脸上那条和义勇军旅长搏斗时被砍的刀伤，一看就令人肃然起敬。他对人谦虚，不轻易说笑。他总是眯着眼睛，藏着那锐利而深沉莫测的目光，耐心地等别人说完了

他才表示意见。他说话时每个字好像有千斤重量,清楚干脆,说出来十有八九都无可辩驳。因此干部和队员们都很敬重他,胡文玉也很尊重他。但是这一次出乎许凤意料之外,关于挖地道,他却站在胡文玉一边,反驳了许凤。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形下,许凤一点也不让步,反而更激烈地为地道斗争进行了辩护。她逐条反驳了胡文玉和赵青的意见。胡文玉涨红了脸,他第一次看见一向顺从自己的许凤这样大胆地和自己对抗,而且语言尖利,很难反驳,真是又气又急。赵青见僵持下去反而使胡文玉下不了台,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说挖地道是一种斗争形式,是不是逃避斗争主要在于人的思想。于是胡文玉才勉强同意了许凤的意见,区委会一致通过了开展挖地道的决议。这场风波刚平息,为了小队的工作,朱大江又和赵青激烈地争论起来,因为一时解决不了,只好留到晚上专门去谈了。散了会,许凤走到村边,总觉得还有许多心里话没跟胡文玉说开,必须回去单独跟他谈谈。立刻返回开会的屋里一看,却只有区长曹福祥拿着文件包和手枪,在炕上倚着窗台睡的正酣。只见他吼吼地直打呼噜,噗噗地吹得黑胡子直动,胖胖的赤红脸,舒眉展眼,看样子睡得可真舒服哩。这老同志连夜突击工作,可也真够累了。许凤看了不忍吵醒他,刚轻轻地掂着脚尖往外走,曹福祥却机灵一下坐起来,连声说:“走!走!走!”一看是许凤,连忙笑道:“我还当是杜助理员来叫我走呢!”随后又嗯了一声说:“小许,你这张嘴真厉害哩,都叫你给说服了!”

许凤一面往外走着,不好意思地打岔道:“老大伯,你真是心广体胖的睡觉大王啊!”

曹福祥噢了一声说:“傻丫头,有什么值得发愁的呀!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说了立刻闭上眼睛又睡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肚子里撑得开船的人,年轻的干部们都习惯地叫他大伯。他参加工作前是一个出名的厨师,在乡间人缘很好,后来就以这种职业为掩护进行过革命活动。他对群众非常关心,像个慈爱的老当家的。他对

敌人却非常厉害，所以在这一带很有威信。

许凤出来又找到胡文玉住的院里，见一群村干部正往外走。砖台阶上那个像少女一样漂亮的通讯员郎小玉，正在聚精会神地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做学习笔记呢。一抬头见许凤走来，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冲屋里摆摆手说：“胡政委还在工作哩，他为什么就不困！你知道吗？他三夜没有睡了，叫他睡，他就是不睡。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有老主意。”郎小玉说着把胡文玉的挎包提了一下又放下。许凤走进屋里去，只见两个村支部书记还在围着胡文玉讨论什么。胡文玉坐在炕桌边上，一面听着支部书记说话，点着头，一面还在写着什么，同时又答复着问题。他说话既干脆又明确，好像早就经过深思熟虑的样子。支部书记们谈完工作，向胡文玉、许凤道别走了，屋里就剩了他们两个人。胡文玉只向许凤点点头，立刻又埋头写起东西来，屋里静静的，只听到钢笔在纸上哧哧写字的声音。许凤想：他一定还在生气。是的，今天我发言的态度有些太冲动了，说了许多刺耳的话，他一定气坏了。可我为了什么呢？你就不明白……她看着胡文玉那么用心地埋头写着，紧张得连汗也顾不得擦一下。心想：“可倒错怪了他。这么一个人，知识又丰富，又有才干，要是思想再好，该是多么好的一个领导干部，而且他正在热烈地追求自己……”想到这里，她心里一热，越发觉得非跟他谈谈不可了。见胡文玉停下来，思考着什么，她趁势说道：“我要出发了，有几句话还要跟你谈谈。”

胡文玉内心满意她的进步，但又不满意她顶撞自己，带气地看了她一眼道：“还是挖地道的事吧？不用说了，我搞通了。”

许凤满意地笑了，随后沉吟了一下说：“我觉得你近来对朱大江同志的态度不正确，那会影响团结的。”

胡文玉听了皱眉道：“怎么，你叫我迁就他吗？”

许凤说：“我看是你的观点不对。”

胡文玉一挥手说：“得了，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

许风抢着说道：“不，我一定要说，”她脸色严肃起来，“你的思想有问题。你不注意团结。你在对敌斗争上完全不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这不是你个人的私事，这关系到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这种思想会给党带来损失，这也会使你自己……”

胡文玉听着，看着许凤，眉头越皱越紧，脸上不耐烦地抽动了一下，突然又伏在桌子上写起来，连看也不看许凤，烦躁地说：“算了吧！我在赶着给县委写报告，一会儿就得送走哩！”

许凤见他全然不听，反而这么傲慢，就悄悄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许凤想着下了高坡，沿小路走出了枣树林边。向前一望，只见大风在前面卷着飞沙，像浊浪般滚滚地流过去。近处几块庄稼苗被风沙摔打的摇晃着，黄煎煎地卷缩着嫩叶。她弯腰在庄稼地里挖了一把土，看了一下，立起来使劲攥着，干土从手指缝里漏出来，像一股轻烟随风刮跑了。她心事重重地向前走着。极目向北望去，在远处那黑沉沉的树林的边缘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那黑点很快地移动着，像一匹飞奔的马，直向这里冲来。渐渐地看清了，那是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人伏着身子快速地踏着车子，飞似的穿进西面的一带树林子不见了。这一定是游击队的侦察员，看来他准是带来了什么紧急的消息。许凤向西一看，前面南北大路上，走来了长长的一行人，这是担架队。抬担架的人用袖子擦着汗，使劲甩着胳膊急急地走着，一副跟一副地向南边去了。这是军区后方医院在疏散伤员。

许凤加快脚步，走过庄稼地，走进水塘边一带浓阴遮天的柳林里，刚刚跨过水沟上的小桥，猛听身后响起一阵整齐的沙沙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区游击队排成长长的行列，穿过树林、小桥，一个跟一个地走来。队员们个个神色严肃，没有唱歌，也没有说话，只是挺着胸膛，握紧枪背带，大踏步地向西走去。指导员赵青走过来面含微笑，向许凤打个招呼走了过去。许凤正站在小桥边望着

队员们，忽然身后一个人用洪亮的声音说：“许凤同志啊，又在等着他吧？”

许凤回头一看，是小队长朱大江。他那雄壮高大的身形，结结实实地叉开腿站着，两手叉在腰间，带点嘲笑地向许凤望着。许凤明白他是在说胡文玉，不好意思地红了一下脸，岔开话头问道：“朱队长，敌情怎么样？”

朱大江放低声音说道：“敌情相当严重。情报上说，到今天晌午为止，敌人在县城、张桥、桑林一带集中了敌伪军好几千人；子牙河、滏阳河从昨天晚上开始严密封锁，每隔不远就放一个火堆，河堤上布满了岗哨；平大公路、沧石公路周围各县城都增兵很多。”

许凤急忙问道：“你不是说小队要转移到路东敌占区去吗，为什么又往西去呢？”

朱大江烦恼地嗯了一声说：“赵指导员和胡政委说我是右倾逃跑主义。嘿！不走就不走，难道我姓朱的怕死吗？”

许凤忍不住向朱大江说：“你们三个人总是这样不团结。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改变改变自己的态度。”

朱大江哼了一声说：“许凤同志，我虽是个炮仗筒子，可是也并不喜欢闹别扭。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他们要肯好，咱老朱把心掏给他们吃了都行。可是，要叫老朱看见坏事不说话，不发火，那一辈子也办不到。我不能像你那样！”朱大江说到这里哼了一声，伸出大手用一个手指头指点着许凤。

许凤激动地望着朱大江说：“我怎么啦？”

朱大江粗声粗气地说：“哼！怎么啦！你有点袒护胡文玉。”

许凤本来为这事和胡文玉争执了半天，闹得挺别扭，听他这么说，难过极了，急得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袒护过他什么错误？”

朱大江冷笑一下说：“有错误你也看不见，你们女同志就是这样，感情第一！”

朱大江说了回身大踏步就走。许凤急得喊了他一声，见他头

也不回地只顾追队伍去了，气得一跺脚，苦恼地望着他的背影。

“许凤同志！”从背后传来一句清脆响亮的喊声。许凤一听这熟悉的声音，知道是胡文玉追来了。站下回头一看，胡文玉已经走到小桥上，通讯员郎小玉跟在他身后。郎小玉那灵巧的身子比胡文玉矮半头，敏捷地走着，见许凤站下了，知道他俩有话要说，就向许凤、胡文玉一扬手，说声“我走了！”沿着条小道，迈着两臂，向坡下树林里跑了下去。胡文玉急急地向许凤走过来，他那匀称的高个儿，穿一身紫褐色裤褂，腰束皮带，挂着一支三把驳壳枪，干净爽利，举止潇洒。他走到许凤跟前，白四方脸含着骄傲的笑容，向许凤凑近说：“还生我的气吗？算了吧，送你一程，有些话想跟你谈谈。”

许凤见他主动来和自己和好，一肚子气早烟消云散了。不由得笑了一下，望着他说：“你不是不和我说话了吗！”

胡文玉笑道：“看样你还真恼了我呢！”

两人并肩走着。天已经黑了，风吹得人站不稳脚，尘沙像大雾一般黑蒙蒙地笼罩着村庄和树林，天空偶然露出一下星光，随后又消失了。地上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只见一簇簇神秘的黑影在大风里晃动着。

远处的枪声停止了。从附近的苇塘里，飘飘忽忽地传来几声咯咯的蛙鸣。许凤和胡文玉从树林里走出来，沿着菜园子和麦田里的小路走着。只见三三两两的人影在村头、树林里走动。这是出来藏东西的和挖洞的人。他俩紧挨着小声地说着话。胡文玉用肩膀碰她一下说：“小凤，还记得咱俩在船上第一次见面吗？我常奇怪，为什么我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呢？”

许凤只是不言语。胡文玉又碰了她一下，她这才嗯了一声说：“这还能忘得了吗？”她说着不由得又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来。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冀中闹了大水灾，她被派到北乡几个村去工作。一天晌午，她从小梁村回区里去开会，刚和李秀芬上了船

要摇走，跑来了一个穿草绿军装的高个漂亮青年，挎着手枪，束着崭新的皮带，背着背包，招手喊着要搭她们的船到区里去。那青年上了船，替她们摇着橹，不住地说笑唱歌。他的歌声是那么清亮好听。他的活泼愉快的情绪立刻感染了她们，也跟着唱起来。后来许凤她们才知道他就是新来的区委书记胡文玉。这胡文玉是北平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因为他父亲强迫他和一个官僚的丑小姐结婚，又叫他去经商，不叫他接近搞革命运动的同学，他忍受不了，“七七”事变以后，赌一口气跑出来，到冀中军区参加了革命。因为他表现很积极，不久就入了党。胡文玉不只生的魁伟俊秀，而且工作上有魄力，有办法，写得一手好文章，讲起话来又头头是道。一九三九年因原来的区委书记调去开辟新区，胡文玉就从县委宣传部调到这区当书记。他一来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工作特别活跃。最突出的成绩是他坚持发动群众展开反资敌斗争，围困敌人，把这区最后一个敌人的据点挤跑了。这一点大大提高了他的威信，他也就更加自负了。许凤常和他在一起工作，他对她真是知冷知热处处关心。就是在敌人扫荡中跑到野地里的时候，也从不放松帮助她学习。在许凤生病的时候，他亲自煎汤弄药，温存地服侍，那种体贴的样儿常使许凤既感激又害羞。……许凤像是又看见了胡文玉在全区群众大会上讲话，看见了那慷慨激昂的姿态……

许凤正出神地想着，被胡文玉一拉才清醒过来。这时已经走进了避风的浓密的树丛中。两人并肩坐在坡上，胡文玉握起许凤的手轻轻地问道：“怎么，还生气吗？”

许凤说道：“不，我不生气。你就不明白我的心。我为什么批评你？”

“我怎么不明白，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吗？”

“我又不是傻瓜。这还用老是说！”许凤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红艳艳的绸手绢，给胡文玉系在枪把上。又说：“大扫荡就要来了，我在准备着，万一遇到不幸，我就拼死，绝不给党丢脸！”许凤说

着把被风吹乱的头发理了一下。

胡文玉展开看那用白丝线绣着一个凤字的红手绢，正笑得闭不拢嘴。听她这么一说，立刻急得说：“你怎能这么想！不能死，我们谁都不能死，我们还没有结婚！……”

许凤正在低头寻思，突然被胡文玉拥抱起来，她吓得挣扎着，拼命推开他。胡文玉狂热地亲她。她又羞又急地叫了一声：“胡文玉同志！”一下把胡文玉推开了。

许凤忙弄弄头发，扯扯衣襟，喘息着，脸上热烧火燎的。胡文玉亲热地小声说：“世界上没有比你再好的了，我愿意为你活，愿意为你死。你知道吗？没有你，我真活不下去。我求你答应我，大扫荡一过，咱俩就结婚。”说着又去拉她。

许凤急得推开他的胳膊说：“不！不能结婚，就是不能结婚。”

胡文玉急得摇着她的肩膀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结婚？”

许凤声音颤抖地说：“不行就是不行，干什么老是刨树找根的！”

胡文玉难过地叹了一口气说：“那么你是爱着另外的男同志吗？”

许凤气恼地一推他说：“原来你这么不了解我，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哪？”说完赌气把脸扭向一边不理他了。

胡文玉忙央求她说：“算啦，别生气，可是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想结婚。”

许凤仰起脸一笑说：“这很简单。现在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你就更不用问了。”

“好吧，你不说我也猜得着。我一定永远等你！好，我们走吧。”

两个人立起来，肩并肩地走着。胡文玉一会儿走在她左边，一会儿走在她右边，不住温存地去扶她的肩膀，问道：“怎么，又在想什么？”